

青春系列



是！他是该杀了她灭口的，
但却一反常态地 独吞了她；
而她竟也似少根筋般的期待着……

黑街帝王 的情人

台湾 王莹

青春经典系列

黑街帝王 的情人

台湾 王莹 著

责任编辑:陈虹

封面设计:黄玲

青春系列

黑街帝王的情人

作者:王莹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28千字 6印张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O/A·542

定价:9.80元

楔子

范攸芸，今年已是四十出头的半老徐娘，这么大岁数的女人即使是风韵犹存，还是难得传出什么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；毕竟缠绵悱恻与风流韵事等浪漫辞句，只适用于年轻的才子佳人身上。那为何一开场即提到她？那是因为二十年前的她，曾凭一时的冲动而跟了名响黑道的七海帮老大，也就是当今黑社会的龙头——关立冬的身边。

他们自开始就没有任何约束存在。她只凭着他身边小弟唤她一声“大嫂”而奠定地位；至于在他籍内，她是一个名分也无的。

当年的她是系出名门的大家闺秀、是一株长在温室的花朵；而他则是江湖中人，每天过的是舔着刀口的嗜血生涯。他们的生活原本是全然划不上等号，可是每一经纬也有交叉的一次；就那么一次，她放弃了千金的头衔，颜然绝然地跟了他走上不归路……

第一章

范攸芸刚上大二，美丽出众的她已被多事的同学冠上校园美女的封号，追求者有如过江之鲫。可是在她心中，总觉得这些爱慕者似乎缺了点什么；高大英俊她见过，成绩一流她瞧过，体魄动人她看过，但这些都勾不起她一丝少女怀春的情怀。她要的只是那么不经意的一眼就能让她心甘情愿伴他一世的感觉，那种 feeling 才是她想要的。

而他，关立冬，自小出身在单亲家庭，母亲同人跑了，只留下他及爸爸关树君。

关树君自老婆跑掉后，人也麻麻痺痺荒唐过一生；唯一的儿子变坏了、堕落了，他也不在乎，只在乎他有没有拿钱回来供他喝酒、赌博。

在一次偶然的会里，关立冬脱离了这个家；而这个机会也使他正式踏入黑社会这条江湖路。

他没有英俊的外表，除了粗犷，还是粗犷；一百八

十七公分高大魁梧的身材，以及一双又冷又酷的利眸。他很少笑，尤其在母亲走后，他已忘了笑的滋味是什么感受。

他接受过组织的严厉训练，他的身分好听一点是保镖，难听一点是杀手。

那一回碰面也真是巧。他正接受组织的命令在狙杀一名政治界人物，如平常一般得手了，可是她这个目击者碍了他的事。犹可记得她受惊的仓皇画面——她的身子抵在暗巷墙边，双手掩住即将惊叫出口的嘴巴，可是如豹灵敏的他还是察觉她的存在了。

黑暗中，他企图杀她灭口，可是枪口指向她，情况全变了。他并未扣下扳机；而此刻范攸芸的心中只是想着，她美丽的容颜、青春的年华将在顷刻间消失，内心无限感慨，早知如此，也不用坚持着要找个有 feeling 的男人了。一切全成泡沫了，也只有这句话足以形容她现在心情的沮丧与难过。

他在三公尺内的狙击，保证她那颗美丽的头颅定会血溅当场，可是他放弃了；他如梭似箭地往她飞奔而来，她吓得几乎腿软，他拦住她的腰一抱而起，往接应的车子奔去。

“小关，你怎么带着她？”那名司机口气败坏。

“她看见了。”他冷冷回答那名男子的问话。

“杀了她。”男子简洁地下令。

范攸芸下意识地紧搂住他的手臂。他刚刚既然没有杀她，现在定也不会，只有靠近他的怀抱，她才能安全。

她这个动作引来他的注意。这个傻女人，他关立冬杀人一向不留情面的，上一秒会饶了她，并不代表下一秒他就不会杀她，她还能祈望他什么？不过……

“不，我现在要女人。”关立冬回答。

“玩了她，再杀了她！这是命令。”

他们的对话令她大起寒颤，原来到头来她还是躲不过一死的命运。她企图扭开关立冬如钢铁箝制住她的手腕，可是似乎无法得逞。

他低下头附在她耳边低语——

“你若再动，我保证立刻在这要了你。”他的眼中净是“你若不信，尽管试试”的狂妄。

她胆怯了，她可不想当着大家面前遭到羞辱，那样她会死也不瞑目的。她果然乖乖地不再做任何挣扎。脑中一直翻转着逃生的念头，等会下了车她该怎么逃脱？与其被奸杀，不如死得清清白白……他总不至于奸尸吧？

“你别再动什么鬼脑筋，你逃不了的。”他冷冷警告她别轻举妄动。

她心惊他的洞悉,也不敢再有妄念。

“小关,你想怎么处理她?”

“我自有轻重,你少管。”

“你别惹火上身。”

“放心,我会留神的。”

“好吧!那你先回去,晚一点再回来交差。”他们也让她知道总部地点,半路上放他们下车,那名司机还冷眼看了她一眼,那眼神仿若昭告她,今夜过后,她会是一具尸首似的。

他们一下车,他又拦了一辆计程车,而对方的态度仿佛与他熟识;她向司机求救,他明明有看见的,可是仍乖乖送他们抵达目的地。

她才一下车,他向司机说了几句话后与她进了电梯。她在电梯间被他甩了一巴掌,嫩脸一下子肿了起来,她抚了抚脸颊,不敢相信他竟会出手打她。

他的表情一如方才的冰冷,令人猜不透他的心思。

电梯在八楼停下来,他挟着她走进一间烫着“八—六室”金字的门口,并用电脑刷卡入内。房内摆设很简单,一张沙发,一块约三尺正方的玻璃桌及一张大床,其它什么家具也无;衣服还是披放在沙发椅,一套又一套的西装。



“你是不是处女？”

他突然的问话，令她脸蛋浮上一层羞红；他似乎很满意她的反应。

他开始在她面前更衣，直至一丝不挂，她已羞得趴在床上，看也不敢看他一眼。他走向她将她拉起，并开始解她的衣；她紧紧抱住双臂，但他可不容她如此消极的抗拒，还是硬扯了下来。

她愈是退缩愈激发他征服的欲望。她的抵死不从并未带来一顿毒打，只是昂贵的衣服如碎片似的全落在她的脚边。他最讨厌不顺从的女人了，他还得费心神摆平，太浪费时间了，他总以最快速的动作去解决困难——包含欲望。

“不要！”

他瞄了她一眼，那眼光彷如警告着她，再不顺从他，他可不敢保证在他兽性大发后她是否还能体有完肤。

她乖乖卸下最后一道防卫——她的身子完美无瑕的，如一朵洁白玫瑰。

他将她压在床上，毫不温柔地在她雪白肌肤上留下处处吻痕。她未曾尝过男女之间的鱼水之欢，也不知该如何回应他；他可不，一再地侵蚀着她；甚至得知她是处子之身仍是残暴地硬要了她。

她已疼得泪水夺眶而出，他仍毫不在意。她使力推他，他反过来锁住她的双手；她愈挣扎，他愈欢愉，连续要了她三次，似乎有永远也用不完的精力。

她也没有机会哀悼及享受那种幻化成女人的过程，夜里她冷得打颤，他又压上她的身，要了她。她不知该如何做最后的打算，也许今夜过后，她已是社会版上另一名无名女尸了……

她沉沉入眠，他一直保持着清醒，心想也该回总部交差了，处不处置她，回来再说了。他轻轻换上衣服，下身有她的落红沾在其上，他也不去理会，反锁上门往总部而去。



“小关，听小邹说你带回目击者，是不？”在上头背对着他的人是组织龙头老大，没有人知道他姓啥名谁，只称他是老三。

“是，大哥。”

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我要她当我的女人。”

“女人？阿娟呢？她不是吗？”

“阿娟只是用来泄欲的女人，她不是。”

“你没要了她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既然有，那又有什么差别？”

“感觉不同。”

“小关，要女人，组织多得很，何必去沾局外人？”

他沉默不语。老大说得没错，组织一年光训练的女人就有数百名之多，这些人都是为了和组织内的弟兄交配，个个非肉弹即是妖艳美女，乖得很。阿娟也是其中之一。

“她是命定的。”

“这么确定？她万一出卖你——”

“格杀勿论。”

“好，就你这句话。”他明白关立冬说到做到。这些年来他替组织也做了不少事，成绩斐然，只要小关摆得平，他无意见。

“我先走了。”

他离开总部已是凌晨五点，回到大楼时她仍沉睡着。她也累了，平常状况的他，一夜需要两个女人才够，她一个处子之身，要挡他也够透支了。

他淋了浴，冲走了她的娇香及落红。

走出浴室，她仍熟睡中。他凝视着大楼外一栋栋的高楼大厦，却也不错过她梦中的翻移；他的官能在狙杀目标之际一向是灵敏且专注的。

约过千她才悠悠醒来，感觉浑身上下筋骨全要散

了开来似的。她丝毫也不知他仍在屋内，忍住下体疼痛起身，纯白的床单落眼的是那已干涸的鲜血，她羞得见不得人似的直往浴室走去。

耳听浴室的冲洗波水声哗啦哗啦，他仍不改其姿势，心中取舍着该不该留她活口。他一向是果决的，很少如此犹豫不决。

她看到镜中的自己已体无完肤，这才担心家人是否找她找得发慌。一出浴室，她在床头找到了电话，她即刻拨回家中。

铃……铃……她心中如警钟似的回荡，不一会电话竟断了线。她呆呆望住他切断电话的结实臂膀；他一言不发，已拎起了她。

“打电话给谁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报警？”

她摇摇头，他谅她也没这胆。

“我……打电话回去报平安。”她真够怕他了，他像个撒旦、像个色魔。

“你打。”他直站在她身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她了拨了电话，是佣人五姐接的。

“喂——五姐，我是攸芸。”

“大小姐，你去哪？”五姐传来的声调因紧张而拉得

老高。

“我……我现在和朋友住在一起，很平安的。”

“大小姐，我去叫太太听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挂掉了。”她怕自己一听到母亲的声音会不由自主地哭出来。她挂上电话时已泪流满面，他仍是面无表情；她拭掉泪水，她不要在他这种人面前示弱。

“你想走？”

“当然。”她不认为他会大发慈悲放她走，不过还是抱着万分之一的机会试试，万一他此刻心情极佳，说不定有希望可以走。

“你认为我会放你走吗？”

“你不会。”她早已作最坏的打算。

“说不定。”他目视远方，又是那种令人猜不透的神情。半晌，问道：“饿了吗？”

“饿了。”

“我叫人送来，反正你又没衣服可穿。”

她这才想起她的衣服已进了垃圾筒了。

他很沉默，也无笑容，她只知他叫小关，是××关还是关××就不得而知了。

他们吃的是外送便当。由于自昨夜即未进食，所以也不计较这便当的美味与否，两人各占一方吃饭。

早上看他有别于昨夜，粗犷的五官、略厚的嘴唇，

照理说他该是个重感情的人，可是他杀人时却又是那么地无情冷酷；油亮的头发整齐地梳往脑后，他很高，她预估有一百八十五公分以上。昨夜的 make love，他结实的肌肉显示是个练家子底的，有点像漫画人物中的黑道杀手。

他洞悉人心，在这一行中，警觉性不高，他日怎么横尸街道也是糊里糊涂的。他知道她在打量他，反正她是有必要清楚他的长相，他日黄泉路上才不会认错初夜的男人——她的复仇对象。

“你的评语如何？”

“你说什么我不知道。”她着实被吓了一跳。他会读心术吗？怎么一眼洞悉她的想法呢？她有着窥探被捉个正在着的难堪。

“你很美丽，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可惜红颜薄命。”

“你要杀我吗？”

“会，不过不是现在，等我玩腻了你，再让我的手下玩够了，才会让你痛快地死。你认为这个主意如何？”

他这话差点使她昏厥。

“我不会让你有这种机会！”

在她尚未咬舌自尽之前，他已攫住她的下巴，令她

合不起自杀的利器。她疼得泪水直滚，直捶打他的胸膛，可是下巴的疼痛使她无力可施；他见她已难于忍受，立即放松力道。她恨透他了。

“你太不上道了，我愿意要你是你的荣幸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我被你蹂躏、被你糟蹋了，还要匍匐在你的脚前感谢你的恩典吗？”

“你太伶牙俐齿，我不喜欢。”

她原本想再反驳他，可是已经领教过他的教训，不想再受无妄之刑。

她的沉静让他也冷静下来。



范家为了独生女的失踪，已报警处理，深怕是宗掳人勒索案。

黑白两道已放出风声，恰巧小邹也看到报上报导，他告知大哥老三。她的出身实在很吃得开，老三也没法置之不理。

“小关，你那马子什么来头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看。”手下拿出报纸，还刊登在头版咧。

金融界大亨范登邦之独生女范筱芸(见下图)于日前失踪，家中女佣虽曾接获报平安的电话，然至今伊人

仍未现身，范登邦已下令酬金三千万悬赏……

他一见报上照片竟是她。

“大哥，您的意思？”

“放她走。”

“是。”大哥开口，他不敢说不。没想到她竟是范登邦的独生女。

他回家之前已在服装店替她添置衣物。

“换上它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她拿起纸袋，是一套衣服。

她不太相信地看了他一眼；他推倒了她，贪婪地要了她……

这是最后一次拥有她了，三天，才短暂的三天，他必须送她走。他温柔地要了她，此际她感受不到他的冷酷，竟油然而生出一丝的不舍。她一直想尽快脱离这的，但此刻怎么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舍呢？她不再反抗，任由他在她身上夺取那一点点的温暖。

他看着她换上衣服，并叫那位计程车司机送她回家。一路上，她的泪水无法抑制地流淌着。

“你舍不下他？”那名司机大哥开口问他。

她茫然抬头，似乎他问的是外星球的语言似的。

“你们认识？”